

青年文摘

时光绘

海归记

刘小欧
Haitouji



飞翔的高度最后成为陨落
现实的残酷成为隔世的痛楚
现实这件华丽苍凉的衣袍下
俯拾皆是
梦想的残骸



“海归派”作家刘小欧

锋利剖析海归学者困境
鲜活描摹中国职场众生

演绎比《围城》
更残酷、更酸楚的生活历程

这是“海归潮”下的一个时代缩影
也是中国式名利场的全景式长卷

海归学者在中国沉浮
人情、人事、人道
丧失最原始的野生状态，
岂能独活？

中国青年出版社

海归记

Desperate
Returnees

刘小欧◎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归记 / 刘小欧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

ISBN 978 - 7 - 5153 - 0470 - 0

I. ①海…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3153 号

书 名 海归记

作 者 刘小欧
责任编辑 侯庚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七 月
视觉指导 李俏丹
版式设计 谢 滨
封面设计 郭小军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电 话 (010) 573503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规 格 160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133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3 - 0470 - 0
定 价 19.8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Desperate Returnees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

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001

第二部分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

晏几道《阮郎归》 /033

第三部分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170

第一部分

The first part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

蒋捷《一剪梅》

二〇〇八年的早春。

夜已经很深了，谭孟诚仍坐在电脑前，妻子简媛在卧室里已经喊了他好几次，他嘴上应着，身子却一动不动，不是网络有多大的魅力，是他在心里悄悄酝酿着一个计划。他把与张同庆联系的几封邮件看了又看，心里的那个决定忽而坚决忽而动摇。

简媛轻手轻脚地从卧室出来，坐在他身旁问：“有什么好看的，这么晚了还不睡？明天还得上班呢，跟你说多少次了，人到中年得讲究些养生了，首先生活得有规律……”

“好好好，马上睡。”谭孟诚不愿再听简媛的老生常谈，麻利地关机睡觉。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谭孟诚一起床，那个念头又钻进了他的脑子里。这一次清晰了许多，“也许是时候了。”他一边刷牙一边想。

女儿已经吃过早饭上学了，谭孟诚在餐桌前坐下，简媛递上杯温热的牛奶。

“简媛，我想回国了，回去发展，你看怎么样？”他似是漫不经心，说着这些话时，眼睛一直没离开面前的餐盘。

简媛吃惊不小，含着一口面包忘记了嚼，瞪大眼睛看着他。半晌，她才做出了反应，愕然地问道：“回国？当海归？”

谭孟诚轻声一笑，说：“值得你这么紧张？回到自己的国家有什么不好？”

简媛一时无语。她说不上有什么不好，只是心里隐隐地感到不舒服、不甘心。

谭孟诚很快吃好了去上班，简媛一个人开始回味他的话。她想起大约两三年前，谭孟诚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说过就算了，他自己都没有再提起，也许这次他又是心血来潮呢。简媛决定不再理会这件事。

可是后来简媛发现，谭孟诚这次决心很大，她不免紧张起来。谭孟诚笑着对妻子说：“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这样紧张，不过这一次我志在必得。”这无疑是在告诉简媛别劝他留下，劝也没用。简媛不由得连日长吁短叹。

谭孟诚安慰妻子说：“好了，放松吧。周末带你们出去散心。”

他们一家已经在这个德国西南部小城里居住了十年，在身边的朋友熟人们看来，谭孟诚有了工作，买了房子，妻女都在身边，是不会回国的了。可谭孟诚却偏偏生出了这个念头，更让简媛心焦的是，她这一次偏偏又是劝说不了他。

“我不明白，你看到什么希望了非要回国？”

谭孟诚说：“你不要做井底之蛙，你看看现在中国的发展，多么振奋人心！我想回去，到高校里工作，带学生，搞科研，在自己的国家里工作，心安理得！”

“还要回高校？谭孟诚，你忘了你为什么出国的了？”

“嗨，如今不一样了。我那时候和领导关系不好是因为他一个外行非

要对我们几个内行指指点点，我们才造反的。算了，陈年旧事没必要再提了，现在国家对教育、对科技如此重视，一切都不一样了。”

“不过你们当初出来的这几个人可一个都没回去，你也得想好了。”

“人各有志。张同庆说如果申请下国家资助，将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 ability，而现在各级政府对此投入都很多，高新产业区、高技术孵化器等等，太多了，想想就让人振奋。”

“张同庆？张同庆能给你找来资助？”简媛对此深存疑问。

“我自己申请啊，求别人干什么？”

“你能申请到？这种资助会是那么容易申请的？”

“不争取怎么知道不行？你说是不是？其实搞公司不是主要的，我希望去高校，看情况允许的话再搞公司，我觉得前景很美好，事业和家庭的前景都很美好。”

“哼！我可是没看到。”

“哈哈，你那是被浮云遮住了望眼，要相信我。”

简媛觉得自己就是那只井底之蛙了，她想不出前景有什么美好，谭孟诚也不急不躁，他此番去意已决，简媛最终是会支持他的，他对此深信不疑。

三月，料峭的春寒依然笼罩着这座欧洲内陆城市，却已有迎春花开放了，嫩黄的花儿、嫩绿的叶子，欣然地为世界一扫冬日的沉闷。谭孟诚的家就座落在城市环线边缘的一片红色砖结构的两层楼群中。邻近中午，寒意不减。简媛一手拎了一兜香蕉，一手拉了拉米白色风衣的衣领，脚步匆匆地走到 16 号门前停下，迅速地拿出钥匙开门，进屋。

“哈”，她把香蕉放进厨房，不由得呵着双手。早上出去时忘了戴手套，冷空气逼迫得人不敢在外久留，她只买了香蕉就匆匆回来了。

她重又走到门厅里，脱下风衣，把风衣和围巾挂好，转身对着墙上的大镜子掠了掠头发。眼角瞥见镜子左上角贴着一张纸条，用红色水彩笔醒目地写着“简媛专用”。

她禁不住笑了，这是女儿谭优禾的杰作！小丫头觉得妈妈每天都在这面镜子前照上好多次数，而她和爸爸根本不会朝镜子看一眼，不是妈妈专用是什么呢？

简媛不由得莞尔。

电话突然响起来的时候，简媛正在擦镜子。她快步走过去接起，打来电话的是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说是朋友也有些勉强，简媛不过是在别人家里见到过这个人几次，这里的华人间有个习惯，见面互留电话或者msn，异国他乡里仿佛大家都是亲人。自从和这个人留过了电话还没单独联系过，今天何事打来电话呢？

“简媛，听说你们老谭要回国了，真的假的？”电话里的人语调欢快地问。

简媛不禁皱皱眉，心情立刻沉郁起来。

“还没定呢，你消息真快！”

“回去也好，国内要什么有什么，你回去就可以过精品生活了，真羡慕啊！不过提醒你啊，网上都说国内是男人的天堂，你可得把老谭看紧点。”

说罢一阵轻松的笑声。

简媛觉得这笑声不怀好意，不由自主厌恶起来，本来就不快的心情此刻更加沉重，耐着性子又跟那人应付了几句，借口准备午饭挂断了电话。看来丈夫要回国的事情在这个小城的华人圈子里差不多已是尽人皆知了，简媛心里禁不住一阵烦。

小城市安静重复的生活，带给人惬意和满足。教堂正午的钟声在城市广场的上空洪亮地响起，钟声散落到小镇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就在这悠扬钟声的陪伴下，安心地享用自己的午餐。

谭孟诚从材料系大楼里走出来，这个身材微微有些发福、发间依稀可见寥落的几根白发的中年男人，心情暗暗兴奋着，他抬眼望了望四周，这

片紧挨着城区的被树林环绕的建筑群，是大学不同专业的办公楼，谭孟诚在博士毕业后的五、六年里，一直没离开过这里。“很快就要和这里再见了。”他愉快地想，“也许以后会回来，但那时他的身份将是某某大学的博导，来这里开会见见老朋友。”他越想心里越高兴，忽然对脚下的这条走了无数次的光滑的石头路有了不舍之情。两名同事还在谈论刚刚会上的内容，谭孟诚拿出手机给太太简媛打通了电话。

学校餐厅并不远，很快，他就和同事们一起坐在了餐厅里。今天他点了一份牛排，并且要的是半熟的，同事们感到诧异——谭孟诚平时吃牛排，一定会特别声明要全熟的，今天怎么了？

谭孟诚只说要尝试一下，俩同事笑笑低头吃自己的饭。

四十岁的谭孟诚在一些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眼里是“老古董”，在很多方面恪守着中国人的传统，比如说出国这么多年了，西餐只是用来偶尔换换口味，他说中国人有独特的胃，就得吃地道的中国饭，好在妻子简媛有一手好厨艺。但是最近，同事们不知道，谭孟诚改变了许多生活习惯，以前不吃的东西，现在也不排斥了，在他心里，只是想尝一尝味道，面对朋友们的不解，他只笑着解释说决定要回国了，不能留下什么遗憾。

而独自在家的简媛却没有他这份怡然自得，她百无聊赖地坐在客厅里，目光注视着窗外院子。土地上现出隐隐绿色，草已经露头了，她在琢磨着今年还要不要买除虫剂？托朋友从国内带回来的韭菜籽还要不要种上？唉！今年不能决定的事情太多了，这都是因为谭孟诚要回国的想法，搅乱了家里原有的宁静和秩序，简媛一想起这件事心情就无法平静。

谭孟诚要回国，不仅扰乱了家庭秩序，在他生活的这个宁静小镇的华人圈子里，也激起了波澜。

回国是件大事，就像当初出国时一样，是一种寄托了希望又充满了变数的选择，也正是因为有着不定的变数刺激着人们去尝试。然而现在的谭

孟诚不再是十几年前血气方刚、活力四射的小伙子，如今已年近四十，这个年龄本该是稳定压倒一切，非万不得已为何做这种充满变数的选择呢？人们的好奇，使这个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着，也衍生出了不同版本的回国原因。有人猜测说谭孟诚在国内拿到了高薪；有的猜测谭孟诚是和现在的老板不和；更有甚者，嘴边挂着狡黠地笑容，说男人嘛，能回国还是回国，国内多复杂啊……凡此种种，听着的和说着的人带着或惊讶，或惋惜，或羡慕的表情，努力揣摩着谭孟诚的心思。

男人们首先在心里掂量着这一选择的意义，然后才会发表意见。女人们则往往表现得沉不住气，纷纷给简媛打电话，简媛一时成了这一事件的发言人，勉为其难地应付着。打来的电话有直截了当问起这事的，比如“听说你们要回国了？”对方紧接着恭喜一番，说回国好，落叶归根赶快安定下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最后却带着犹豫的好心劝简媛：“回去后可要多长几个心眼，国内的环境可不比外面这么纯净。没听说吗，国内是男人的天堂，男人们思想活跃想干点坏事可是方便得很！”也有打电话来旁敲侧击的，待问题明确后，也免不了上面的一番话。这样的电话接到得多了，简媛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她对谭孟诚从来没有担心过，可是现在她心里充满狐疑，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在这里该有的一切他都有了，唯一他改变不了的就是现在生活的单调，也许他羡慕起了国内的花天酒地、莺歌燕舞？若真是那样她怎么办？她感到不寒而栗，她从不承认自己老了，可是事实也是明了的，她无法和二十几岁、青春逼人的女孩子们竞争。想到这儿她深吸一口气——不行！一定不能让他回去！

简媛带着难以名状的心情阻挠谭孟诚回国，其坚决得没有回旋的余地令谭孟诚非常不解，简媛不是这么不通情达理的人啊。

“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回国？”谭孟诚坐在她对面，摆出了一副要和她深谈的架势。

“我——我对回去后的情况没有把握。”简媛避开他的眼神说道。谭孟诚吵着回国有好几年了，每次都是简媛反驳几次他就放弃了，这一次她

也存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可谭孟诚却说：“我想了很久了，我们回去有百利而无一害。你看，我这水平去高校，教授应该没问题，顺利的话很快就能成为博导，另外我手里有项目，到时候我还可以搞自己的东西，这样不好吗？熟悉的环境，友人亲人在身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嘿嘿，到时候给你花的钱肯定比现在多，你又不工作，还不满意？”

“可是，这些不过是你的想象，真的回国你一个人的工资可养活不了三口人。”

“你怎么这么不信任我？”

“不是不信任你，只是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你越是这样信心十足我越是担忧，你这样太不冷静了。”

“你啊你！怎么能这么说？我跟你说，这是我创业的一次机会，你不要拖我后腿啊。”

简媛吃惊地意识到若不同意回国就是拖谭孟诚的后腿了！这个罪名她可担当不起，想当初他要出国，她还不是毅然辞了称心的工作陪他出来了？她为他做过牺牲，就是为了成全他的事业。她吃惊之余准备换个角度劝阻他，她叹口气说：“好吧，就算我同意你回去，你为女儿想过吗？她一直在国外上的学，回去能适应？学习跟不上怎么办？她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学习压力怎么办？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是最大的伤害。别到时候你无限风光，女儿却很失败，告诉你，我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与其那样，还不如让我看着你失败。”

“简媛，你这样说毫无道理，国内那么多孩子，怎么就没有出息了？太偏激，太幼稚！”

“我是指学习压力孩子承受不了，压力！懂不懂？我又没说国内的孩子就没出息了，你强词夺理，看来你是不打算考虑孩子和我，一意孤行了。”

“哈哈，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好像我要带着你们受苦受难一样的，你们就放心跟着我，保证你们以后的生活比现在好！”

“我跟着你？到时候你不到半夜不回家，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我能跟着你？你就是自私，一点不考虑我的感受。”

谭孟诚忍不住大笑，简媛说来说去，真正的原因在这里！他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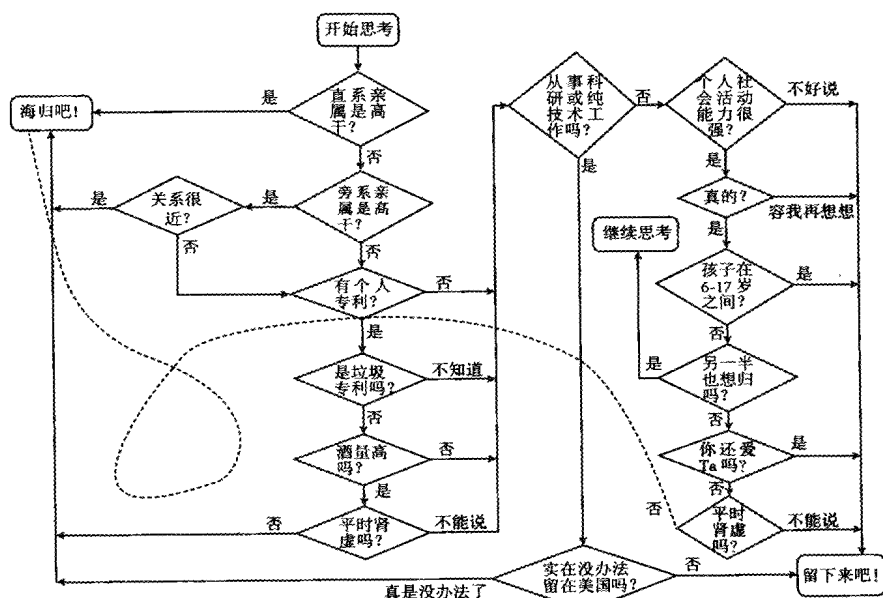
非常诚恳地对简媛说：“你这样的担心实在是多余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实话跟你说，我对女人的兴趣远远比不上我对科研的兴趣，每次和你亲热那都是为你着想，没几次是我真正想要的。”

简媛心情复杂地看着丈夫。

谭孟诚说了实话，看妻子的表情怕引起另一种麻烦，忙搂住了妻子，附在耳边坚定地说：“你尽管放心，我不会背叛你，不会背叛家庭。国内的那些情况是有，但不是每个人都那样，我回去只是为了工作，为了我该得到的社会地位。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我们这个家无论在哪里都应该是团结的。”

尽管谭孟诚竭力地安抚着简媛，可她心里还是烦乱不已。回国一事刺激着她的神经，她如同惊弓之鸟，每一有这方面的信息，都会让她联想一番。那天见到这样一张图，她马上意识到回国后的凶多吉少。

看明白了，心里更加恐慌。喊谭孟诚出来看，连着喊了几声，谭孟诚才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



“看什么呀？”他带着一脸的困倦在简媛身边坐了下来。

简媛抓住丈夫的肩头，带着紧张说：“别总睡觉了！你看看这个吧！”

我越想越害怕。”谭孟诚看了几分钟，鼻孔里“哼”了一声。简媛不顾他脸上的厌烦表情继续说道：“要回国，真的得想好了，你看，我们女儿12岁了，正好在这个范围内。”“你信这个？恶搞的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回国后前途怎样真不好说，我看网上他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有不少女人死活不愿意丈夫回国，说是担心回去后养个二奶三奶的，事业成不成的还不一定，家先散了。”谭孟诚不耐烦地打断她说：“好了好了，不是每个人都那样的，你别听风就是雨的！”“防患于未然！就算你想洁身自好，架不住人家小姑娘往上贴啊。”谭孟诚有些火了，“腾”地站起身说：“越说越离谱了！去叫上优禾我们一起去超市。”

简媛叫上女儿，一家三口一起出去。

下楼的时候简媛见谭孟诚仍沉着脸便说：“你也不要一味地只顾生气，你该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一下。”

“我已经好好考虑过了！”谭孟诚让女儿走到前面，低声跟简媛说：“我那天跟你说得那么透了，你还那样想我，有意思吗？我回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是想干番事业，你为什么偏偏在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

简媛轻推了他一把，抬高声调懊恼地说：“好了好了我理解。不提这事儿了！”

谭孟诚十年前出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后继续留下做博士后工作。这期间他始终在一位老板手下，一切安安稳稳、平平淡淡。三年前在这个小镇的环线边买了一栋两层带个小花园的房子；女儿优禾十二岁，刚刚上初一，太太简媛一直是全职主妇，在家料理家务，生活温馨，舒适。简媛一想起要回国了，就对眼下的生活无比留恋。

谭孟诚愉快地开着车，和女儿说说笑笑。

简媛望着车外清静的路面说：“回国后你还想这么轻松地开车？等着堵去吧！”

这就是女人，一处不遂意了，便处处不遂意，联想能力和想象能力强得非比寻常。

谭孟诚不满地看了简媛一眼，没说什么。到了晚上，夫妇俩躺在床上时，谭孟诚说：“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是回到青春期了。”

“嗯？”简媛疑惑不解地望着丈夫。

谭孟诚面无表情地说：“自从我说要回国，你时时处处在做着抵抗，这不是青春期逆反是什么？这个年纪了，还这么不成熟。”

“你成熟？你把未来一切都设想得很美好，这算成熟理智？”

“我那是有依据的，不是凭空想象的。”

“你有什么依据？就你那些同学？谁是你的靠山，谁能拉你一把？”

谭孟诚不悦，板起脸说：“简媛，我回国后不会求任何人的，这点你记住！”

简媛哼了一声，转身想结束这场对话，谭孟诚却搬过她的身子说：“不行，现在我必须做通你的思想工作。我打算着手找工作了，不想老听到不同的声音让我心烦。”

简媛定睛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他却不作声了，枕着双臂出神地望着屋顶。

简媛等了五六分钟，终于沉不住气碰了碰他。

又过了片刻，谭孟诚的声音才在耳边缓缓响起。

“简媛，不要把回国这件事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不着边际。我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我已经四十岁了，在这里再做下去也还是这个样子，回国，我的发展空间就大了，找一所大学当个教授，一边教课，一边带个团队搞搞科研不是更好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你的感受，这两年来我有些厌倦国外生活了，厌倦了漂泊，真想回家了。落叶要归根，也许是我老了。”

“倏”地有一股热流涌进了简媛的眼窝，她心中百感交集，将脸埋进了孟诚厚实的胸膛上。他原来是这样的心思，这些年来她忽视了他的感受，她感到内疚，真不该阻拦他。

谭孟诚抚摸着妻子的头发，说：“你放心，若是回去我也一定是找好

工作，基本安排妥当再回去，我不会贸然回去的，毕竟年龄大了，不宜盲目折腾了。”

简媛终于放下了沉重的心，“好吧，你既然这么说了，我支持你回去吧，不过，你一定要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都安排妥当了再回去，好不好？你准备找哪里的工作？”

“当然是红都了，那是咱的家乡，亲人朋友都在那儿。”

“嗯。”

夫妇俩心结一解，往日的温馨又回到了两个人中间。谭孟诚搂着妻子说了一会儿话，低声耳语了几句，简媛突然沉下脸抓住他预备伸进睡衣里的手，严肃地说：“不行，你不用施舍我，我也不想的。”

谭孟诚明白简媛还在记恨那句话，嬉笑地说：“求你了，是我想要，我想要，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跑不掉。”

“讨厌！嗯……”

谭孟诚关注国内的各高校网站的招聘信息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简媛也不愿袖手旁观，谭孟诚上班后，她就帮他找，有合适地保存下来。

谢红薇打来电话时，简媛正盯着电脑，看得头脑昏沉，眼睛酸涩，红薇建议她们一起出去走走正对简媛的心思。

谢红薇和简媛一样是位家庭主妇，年纪比简媛小一岁，俩人生活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一起的话题总是很多。

十五分钟后，两个人在简媛家隔壁街的红绿灯下见了面。谢红薇笑着说：“是得要出去走走的，我们这样的天天坐在家里会越来越胖的。”可谢红薇一点也不胖，非但不胖，已年过三十五岁的她身材相当的好，从背后看就是一个二十几岁小姑娘的身材，苗条，充满活力。但是谢红薇的面容却缺少这股青春的力量，总是带着些憔悴，这让她看上去比简媛老。今天她穿了一身运动装，头发束在脑后，人显得十分精神。

“哎哟，看这身打扮真的是要运动了。”简媛笑着说。

“活动活动强身健体，怎么，你有别的事吗？”红薇问。

“没有没有，出去转转散散心。”简媛出门的时候考虑着是否跟红薇聊聊回国的事，可此时一见到谢红薇突然没有了倾诉的愿望，一切都还只是个设想，谭孟诚的工作没定下来，她也不必总拿这个当话题。

两人沿着城边的一条林荫路走下去，两侧地势起起伏伏，绿草肥美，林木苍翠。在树与树之间的空隙中，不经意地探出一枝枝花枝，七彩的颜色，空气中弥漫着幽幽的香气。她们的心情沉浸在这大自然赋予的宁静、美好中。

还是谢红薇打破了沉寂，说：“我们家上星期一申请长期居留了。”简媛惊异地望着她问道：“上次汪宇在我家不是说不申请吗？”

汪宇是谢红薇的老公，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和谭孟诚打球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很投缘，两家就交往了下来。

谢红薇叹口气说：“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当初是说不申请，他爸爸生病回国一个月后回来就跟我说一定要申请长居。为什么改变了想法他也没跟我细说，只说还是申请了比较好，对他的职业和孩子都有好处。对了，你们早就有资格申请了，为什么不申请呢？现在我被汪宇教育得也觉得还是申请了好，多一条路嘛，即便以后再决定回国也不妨碍，放弃了就行了，没什么损失。”

“我也不知道，孟诚好像没有这个想法。”简媛毫无生气地说，心想谭孟诚哪里会申请长居，他正准备着回国呢！不知道他回去后想法会不会改变。

两个人围绕着修道院走了一圈后，便到了午饭的时间，分了手各自回家。谢红薇的话却一直萦绕在简媛心里，她回国的决心本就没有谭孟诚坚定，听了谢红薇的话不禁又动摇了。直到晚饭的时候，谭孟诚下班回来了，她便将汪宇家申请了长居的事情告诉了谭孟诚。谭孟诚也甚感奇怪：“咦？这老汪变化真快！”“红薇说汪宇回国一个月后就改变了想法，也不知道